



路内追随系列(套书)

作家路内用十年时间创作了几部以“路小路”为主人公的小说：2007年《少年巴比伦》发表于《收获》杂志，2009年出版《追随她的旅程》，2013年出版《天使坠落在哪里》，2018年出版《十七岁的轻骑兵》。

很多读者对该系列小说的主角“路小路”印象深刻：他是技校生，后进入糖精厂当工人。但他的心并不在工厂，他热爱文艺，是个写诗的文学青年。“路小路”身上闪耀着诗意的青春感，让很多人有深深的共鸣，这一系列也成为一代读者的“青春之书”。

2023年，上海文艺出版社以“路内追随系列”为名，推出《少年巴比伦》《追随她的旅程》《天使坠落在哪里》《十七岁的轻骑兵》四部作品的新版，这也是这四部作品首次以完整系列的面貌出版，总体量达70余万字。2023年12月17日，“我们这个时代的小路——路内追随系列”分享会在上海举行。路内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、资深文艺评论家毛尖，作家马伯庸，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学对谈。

主角“路小路”： 是个响亮的小说人物

因为路内出色的叙事技巧，很多读者深爱少年“路小路”，正如热爱青春片里放荡不羁的少年男主角。当人们开口去讲路小路的故事，才发现说的其实

一代读者的“青春之书” “路小路”为何引发深深共鸣？



马伯庸、毛尖、路内(从右至左)在分享会现场。

是自己的青春。很长时间里，“路小路”几乎成为作家路内的另一个名字。如果小说中的时间会继续生长，生于1970年代初的“路小路”现在已经50岁了。但“路小路”在小说中，永葆青春。

“路小路”这个形象在读者群中深入人心。《少年巴比伦》出版至今已经十几年过去了，路内还是经常被问：这个“路小路”是谁？是不是你自己？路内的回答是：路小路就像我一个朋友。现在已经是2023年，路内说，现在他觉得“路小路有点像我儿子，或者像我侄子”。

文学作品中，一个好的人物形象可以寄托作者对世界、对生活和对己的所有感知，与小说家的创造力紧密相连。

毛尖说，当下已经很少有特别响亮的文学人物。提到很多好的长篇小说，也都不太有一个鲜明的人物角色。但是路内笔下的“路小路”非常响亮。在毛尖看来，塑造好的人物是文艺作品的刚需，例如今年最热的两部电视剧《狂飙》和《漫长的季节》，《狂飙》中高启强和大嫂的角色令人印象深刻，《漫长的季节》塑造了特别好的中老年人物形象。

评论家毛尖： 读者靠“少年感”彼此辨认

《少年巴比伦》首次出版后，毛尖就读了。如今再版，她重读了一遍。毛尖是宁波人，路内是苏州人，两人同是70后，“我和路内是同时代人，路内小说中的人都是我熟悉的人，和我同时代的人都很像，看这个系列就像看自己的青春。有一点很强烈，那就是我们身上至今还有那些甩不掉的少年感，至死相随。这种少年感在路内的小说中特别明确。包括《少年巴比伦》改编的电影，也挺好地体现了这种少年感。不同的人对这种少年感能彼此辨认，这是路内‘追随系列’给我最大的抚慰或者纪念。”毛尖说。

作为资深影评人，毛尖关于影视作品有非常深入细致的观察，她的评论经常一针见血。她特别提到，路内笔下对爱情的描写很真诚，“爱情就是一个时代最好的试纸。今天当代文艺中已经不太有爱情。虽然一个影视剧会标注爱情剧什么的标签，但里面其实什么爱情都没有。路内小说中不像爱情的爱情，反而显得特别美好。”

作家马伯庸： 用文学捕捉时代很困难

马伯庸透露自己早在2007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就看过路内的小说。“我感觉这本书超越了地域色彩，既没有中文叙事里的江南水乡，也没有西北的风格，完全没有。我在北方一个小镇工厂出生。《少年巴比伦》是一个发生在中国工厂里随处可见的事情。路小路遭遇的所有事情我看着都很熟悉。”

“追随系列”里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，路内在小说中对时代氛围的把握也为人所称道。出生于1980年的马伯庸分享了他对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感受，“时间变得非常快，身边的环境也变得非常快，印象最深的大概是1997年。我当时在桂林上学，每年暑假会回北方老家，每年回去家乡的变化都不一样，火车速度和火车里的环境都在变。每半年感兴趣的东西就会发生变化，消费习惯、环境、观念都在变化。这种变化对作家来说是一个挑战。因为写一个时代需要沉淀、凝聚、探查，但当时时代变得太快，往往还没有时间停下来观察的时候，它已经消失了，已经变成另外一个样子，甚至连记忆都不太清楚。所以以20世纪90年代为背景进行文学写作是一个难度非常大的事，因为这个时代变化太快太难被捕捉。”

是怎样的契机，促使路内开启讲述路小路的故事？这样的问题让路内的思绪回到2006年。那一年夏天，路内空闲时候较多，就回了一趟苏州老家。这一次他发现，他曾经工作的工厂快要消失了，工厂里曾经还有他当年喜欢过、后来失联的一位姑娘。“我忽然想到，是不是应该把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工厂故事写下来。”这就是“追随系列”第一部《少年巴比伦》的由来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图据出版方

那些欢笑泪水隐于黄昏或夜晚

——评何菊芬诗集《一页一页地歌唱》

□杨庆珍

在冬日稀薄的阳光中，我打开了诗集《一页一页地歌唱》。在字句中，有一个女子单薄而并不孱弱的背影，在辽阔的天地之间，她一路独行，勇敢，无所畏惧，完全彻底地把自己交付出去。

这个女子，叫何菊芬。

这是一本从心窝里掏出的诗集，字里行间全是她的泪水和欢笑，甚至能听到她的呼吸，她的叹息和心跳。

这本诗集入选的作品，按时间顺序作了顺向排列。“琴瑟”“结缡”“忐忑”“涅槃”四个章节，在这一条完整的时间线上，我们能明显地发掘何菊芬个人的人生经历：先是恋爱，沉醉于花前月下的浪漫；然后是失婚，在丈夫一去不回头之后，她独自含辛茹苦抚育幼女；再然后，凤凰涅槃，完成一个女性的艰难蜕变和自我成长，成为一个真正有力量的女子。这种人生经历，通过诗歌本身的内容隐性地完成，也昭示了一点：何菊芬的诗歌，既是心路历程的描述和记录，也是她对世界的隐秘、特殊的探索和认识。

何菊芬生活在一个川西县城，斜江



《一页一页地歌唱》。作者供图

河悄无声息地流向远方，雪山的影子倒映如墨。也许同为女性，更能感同身受。

曾经深爱的丈夫，突然移情别恋，她的世界一度坍塌，白日里忙于工作，夜深人静则辗转反侧，以泪洗面。就在这时，她开始选择诗歌作为自我言说的

方式。关键时候，诗歌成为何菊芬灵魂的救赎。在诗歌的理想王国中，她获得言说的主体地位，并且用敏锐的感觉，去勇敢表达女性爱的需求与权利。

事实上，她没有时间沉湎于痛苦，女儿喜欢音乐，且天赋极高，为了支付昂贵的钢琴课、声乐课等各种费用，以及缴纳房贷、维持生活必需，她需要在工作之余四处打工，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奔波、忙碌，疲惫叠加着疲惫，她唯一的选择是努力，再努力。

当生命迸发出巨大的能量，奇迹是可能发生的。何菊芬正是在不断向外拓展中，打开了人生的缺口和思维的维度。她通过不断的内观与反思，认识自我，寻找和领悟生命的意义，然后诉诸笔下，至此，她的诗歌里终于拥有了独立的人格色彩，彰显出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：

“我把回忆摘下来揉碎/装进用痛苦缝制的布袋里/丢进挂满红珊瑚的火炉里煎熬/独自将它吞饮而尽”。

女儿的一路成长，让何菊芬深感欣慰。所有的磨砺，都是另一种成全。当一个人翻山越岭，终于看到大海，也就

看到了生命真正的本质。是的，对作为个体的女性来说，最重要的自我教育是让心明晰、扩展，有更广阔的视野。而这种能力的获得，并非通过别人的劝慰，也不能只通过阅读或单纯思考就能达到。它需要实实在在的习练，在跌跌撞撞中，在摸爬滚打中，向内建设一种坚韧的生命，从而找到真正的自己。

“鱼儿在水底嬉戏/飞燕在空中盘旋/夕阳无限好/春已回大地/热情的春天里/我要翻开生命的画卷/一页一页地歌唱”。

“一只喜鹊向我奔来/露出清新健康的微笑/犹如夏天的一阵大雨/洗涤了我心灵深处的尘埃和忧伤/从此，善良和光明罩着我一路前行”。

回望来处，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经历疼痛的阶段。当情欲、激情、痴狂、执着都如一串串肥皂泡，接二连三地破灭，隐于辽阔的黄昏或夜晚，在苍茫之中，我们也许才能真正接近生命的真相。

生活是一本时刻生长的大书，值得我们倾心以待，并一页一页地去阅读，去歌唱。